

論語語由

白十五至十六

		二四	和
		五	書
		一	門
一〇	六六	一	類
冊	函	號	

庫文閣内			
九	二四		和
函	五		書
一	一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511
冊數	10 (8)
函號	191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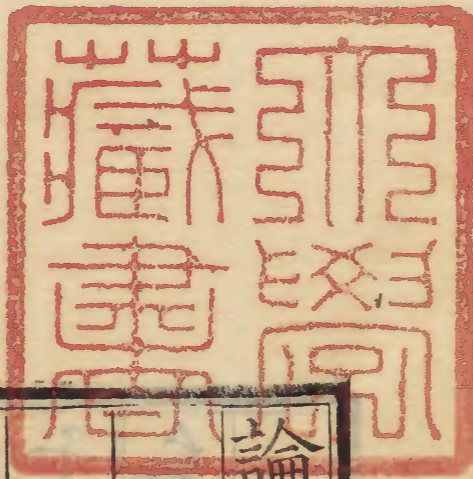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語由卷之十五

筑前

龜井魯道載

撰

男 昱元鳳 校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語由曰。記夫子所以去衛也。

陳。兵法也。俎豆。禮器也。萬二千五百人曰軍。五百

淺草文庫

人曰旅。異日靈公問伐蒲。夫子對曰可也。因說可
 伐之狀。言頗盡矣。今問陳。對以未學。且遂去衛。必
 有由矣。至其意所存。未可考焉。蓋君子不失人及
 言。故可言而言也。明哲保身。故可去而去也。二千
 餘年後。其可知者是已。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
 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

語君子安命之意。以抑子路也。

夫子遭厄於陳蔡。事見家語。比此章所記詳畧不
 同。然語安命之意。以抑子路之怒。則一也。蓋各記
 其所聞耳。愠。句絕。言怫鬱不自禁也。君子亦有窮
 乎。激辭。與家語所謂夫子之歌禮乎。語氣正同。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猶曰。君子固有窮時。但與
 小人窮而濫溢異也。茂卿曰。子路怫鬱。方寸將亂。
 故言之戒之。是也。夫夫子之遭難。不獨陳蔡。當其
 在圍中時。誰能必其袂不至。害身子。然夫子必講
 誦弦歌。未嘗失其色。段令天命自安。奈其從者何。

毋乃安忍乎。否。不然。夫子非聖則已矣。若既聖乎。聖人至誠。其前知可知也。若無所前知而率其身與天下豪俊士委諸虎口。起焉不顧。夫子必不忍矣。是余之所以解。畏於匡章云者。也。解畧曰。蒲人之懼。陳蔡之免。在夫子。則有所前知而自安焉。在從者。則獨安於夫子之所安焉。余於是乎知夫子之盛德。與弟子信夫子之至深厚矣哉。唯子路不闕如於其所不知。謂夫子迂而率直自遂。其故態為然。此語之所以抑可見也。有字從皇況本。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語一貫之義以喻子貢也。何思而得之。其

家語載。夫子之免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此章續在陳下。知在子貢執轡時語之也。蓋當其在厄。餒病朝不期夕之際。從者之所恃以不擾亂者。獨信夫子。絃誦毫無懾色。故而已。雖然。焉得無有信疑交戰。心搖如懸旌者乎。雖子貢之敏。不能恬然自安必矣。則及既

免之後受命御其車望之容貌聲氣温恭如舊於是乎子貢乃知其盛德淵識益有不可敢窺測者心悅而誠服夫子曰語之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識之者言變通無方無所不知也子貢對曰然非與猶曰固以為然或非然乎既對而又問也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言非多學之所能唯一以貫之也一貫之義可思而得之難筆以通焉猶仁不可訓之比後儒率以其解為解家異其言不取也說具於里仁第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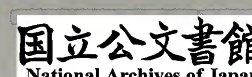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抑子路之性蔽也

家語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盡慎焉。夫子居恒對子路之問以忠義如敬皆以德行誘其性弊也。章旨可以見已。王肅曰為慍見發也。朱熹亦云為是。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贊帝舜之盛德也



此章諸家之註皆通其小異同不必辨之。子曰昔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亦與此章相表裏。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其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曰問。誘其性行之所及也。

子張之問。夫子必以言行為對。說已見干祿章。參

韓愈以為古驂字。以立為立車中。茂卿取之。非矣。朱熹曰。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為是魯以為以立包坐。以車包徒行。言其行思坐誦不敢忽忘也。蓋子張之於行事。威儀才藝。非其所不足。但使其言行苟不怠。忠信篤敬。隨其所在。常如有見。則州里蠻貊。莫適而不行也。子張知其言之徹底切至。欲奉而不失墜。故書之於紳。說者或以為學問之道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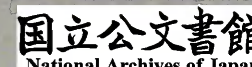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品藻二子，以示學者之用心也。

家語曰：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愕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史記：蘧瑗字伯玉，孔子賢而凡事之。其在衛，必主其家，卷而懷之。朱熹曰：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語士君子之用心也。



左氏傳載。吳季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於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遂如晉。說叔向。將

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按春秋之間。列國人士。不妄外交。防姦慝也。今季子歷聘上國。得其人。驩納披瀝。肝膈言無所諱。其忠信可想。豈所謂不失言及人者。季子其庶乎。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語君子之用心也

或問曰。茂卿釋此章曰。言龍逢比干之徒也。夫龍

逢比干。夏殷之仁人也。仁人而成仁。固其所也。請問志士而無害仁者。其誰當是。對曰。善哉。問。卿謂何也。或曰。楚平王命司馬奮揚殺其太子建。揚未至而遣之。蓋憾平王以讒殘骨肉之恩。不能忍也。晉解揚欺楚子。致其君命於宋。蓋耻實命敵國。以傷君臣之義。以為非仁也。當其登樓車。自囚致命。無意求生。固無論矣。不可謂無求生以害仁乎。所謂志士。其庶乎。對曰。善哉。或其然矣。曰。晉太子申生之奔新城。或勸太子辭君。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竟縊而死。楚子之執伍奢。以免父名。崇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楚人皆殺之。不可謂殺身而成仁乎。所謂志士。其庶乎。對曰。善哉。或其然矣。曰。然則名忽之死于魯。子路之死于衛。程嬰杵臼之存趙孤。亦皆凶論當死而死。心安而德全矣。雖不可謂之仁人。亦誰曰非志士乎。若以安民求之。龍逢比干。猶未見其績。何必二揚數子。者是責。對曰。善哉。或其然。

矣。卿之言仁如斯而已乎。曰猶有焉。夫二揚數子者咸是志士乎。齊楚魯衛之士為二揚數子者千
 百何限。若求諸夏殷盛周春秋二百年間乎。殆可
 澤量。子曰殷有三仁。何其鮮矣。周之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亦不甚多。及春秋際。天下鼎沸。豪杰蜂
 駭。列國是競。而其稱許仁者。獨有管仲顏子輩。而
 陳須無之清。鬬穀於菟之忠。皆不與焉。矧下於此
 者乎。仁之難其人。豈不昭々明乎。仁之難其人。誠
 是乎。則二揚數子者皆非志士也。二揚數子者皆

非志士乎。所謂志士將誰是取。敢請示以其人。對
 曰善哉問。仁固難知。言仁亦未易。不曰知易者不
 言易乎。何則知易者亦必知其難言也。唯仁人知
 仁。其言必認。亦知其難言也。今卿之言仁。若易然。
 若然者。其所謂仁者。朱熹茂卿所謂仁者。而非夫
 子所謂仁者也。二子所謂仁者。可訓以知之。而夫
 子所謂仁者。不求不得。訓以知之。宜其易言也。得
 之難。言之得無認乎。子曰仁遠乎哉。為仁由己。汎
 愛衆而親仁。友其士之仁者。豈仁之至近。所在咸

有者非耶。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君子道者三。丘未能之。仁居其一。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豈仁之至遠。而難其人者。非耶。何獨志士而始疑之。吾唯信夫子。故夫子曰。可則可。曰。否則否。疑則闕之。有餘師也。其何不足之苦。顧而之他。夫子蓋仁。管仲。茂卿。以安民言之。則似焉。然至顏子而窮矣。夫子蓋仁。顏子。朱熹以心德言之。則似焉。然至管仲而窮矣。及其窮也。亦必為之辭。辟之訟者。自知其罪。尚且申理不已。益見其不勝窮哉。余於是知

二子訓仁之為大早計也。是故以訓知仁者。以二子賢於夫子者也。疑而求仁者。從閔冉而學於夫子者也。余不能使卿知仁不疑也。乃欲使卿疑而求仁也。如之何其敢言仁。固難知。言仁亦未易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因問。抑自用之失也。

為仁猶行仁。言行仁政也。茂卿曰：子貢多智，蓋有自用之失，故告以此。欲行仁政，必須人才，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言之耳。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豈不然乎？茂卿治才，可謂能言此章之義也。然仁之辨，家言自若，不可從焉。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曰問示禮制之畧也。

夫子以顏子為王者之相，故告以制作之方也。說具于顏淵第一章註。為邦猶曰治國，以禮讓為國。尹何為邑，古言皆然。太宰純曰：言經始國家也。怪僻特甚，古者邦與天下一道也。故問以邦而對以天下耳。辨見先進末章註。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語士君子之用心也。

虞公不知之，拒宮之奇之諫，假道於晉，以傾社稷。

晉悼知之。用魏絳之言。施舍息民。楚不能與爭。余嘗註素書曰。若晉世祖罷州郡兵。唐玄宗用胡人為節度。皇侃本人下有而字。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重出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語文仲蔽賢之罪也。

魯語載文仲請展禽犒齊師。以免禍事。是知其賢。

可以證焉。家語。夫子舉文仲之三不仁。下展禽居其第一。可見聖人惡蔽賢之罪至深矣。公叔文子薦其臣僕。與立於朝。夫子以為文也。公叔樂瑕丘欲葬焉。蘧伯玉請前。是豈純美乎。然賢之一事。以稱美謚。夫子取之。文仲魯聞人也。其身雖沒。而其言不朽。誰曰非良大夫。夫子乃以竊位罪之。嗚乎。蔽賢之為不祥。可勝言乎。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語士君子之用心也。

此章諸家之註皆通。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傷不好問者不可教誨也。

如之何如之何。茂卿曰。問辭。蓋以曰字知之。可謂明解矣。子夏曰。切問而近思。憤悱之所由來也。故學者不切問者。必亦不近思。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問則惑。雖聖人乎。復將如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哉。

維楨曰。語燕朋之害也。

茂卿曰。是必指當時卿大夫言之。小慧者。小思惠也。語意特明。然群居終日四字。終不能穩字。故斷為燕朋之害。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語君子德行之目也。

君子行事。義為之質。幹禮所以行義。孫所以出義。

信所以成義。四者相得。而其事行矣。可謂君子也。茂卿以為朝聘之事。何其拘。維楨仁義之辨。亦拘。是故學不厭博。而疾偏執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語學者之用心也。

茂卿曰。能言才能也。為是論語。此意不翅再三。則學者所以役其心。可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語揚名後世之美也。

此章諸家之註皆通。唯茂卿之解。侗儻不明。蓋不經意之過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語君子小人之分。使人知所從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君子自責也。夫小人不知自責。徒求諸人。怨疾猜忌。無所不至。豈不戒乎。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語學者之用心也

君子泰而不驕。故雖矜嚴而無所爭。和而不同。故雖群萃而無所黨。小人群斯黨。同而不和。故也。矜斯爭。驕而不泰。故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語士君子之用心也

有言者。未必有德。不可以言舉人也。舜察邇言。夫子取童謠。不可以人廢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曰。問。誘進其性所及也。

子貢敏達。時務才藝。非其所及。所及在恕一德乎。子曰。賜也。非汝所及。亦語恕之難能。以抑之也。說見公治長第十二章。及雍也末章。茂卿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未詳是否。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語時無明君賢佐足稱譽者也

吾之於人也。人者，存天下，人君卿士大夫也。誰毀誰譽，言不妄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言有所徵驗而後稱譽之也。若以九合一匡譽管仲，以君子之道四譽子產，是也。斯民也，存天下黎民也。三代者，存夏殷周政治盛時也。直道而行者，孝弟義讓，行不違道也。蓋三代盛時，皆使斯民孝弟義讓，行不違道焉。今天下黎民，即是古之民耳。何為其疵竄昏惰，姦偽相蒙，使老者無所安，少者無

所教，窮困疾苦不聊生，無明君賢佐之為治故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有其人則舉，苟有其人而儀刑文武，蒞仁施政，則使斯民復三代之舊，可數日而待焉。今也無其人，吾何所徵驗而虛譽之乎。此章文義平穩，不多費辯，閱諸家之註，意味艱深，不易通曉。余一則嗤其紕繆，一則恐余之誤解以牽眾矇，不敢畧語由者久矣。而諸家之意，終不能釋然。因疑馬融一誤其解，朱熹因仍不改，則後儒竟不能出範圍，益精而益乖，猶足恭之比乎。遂斷然。

論語精義 卷之十一 十一

署語由。又逐句釋義。以實語由之意。讀者無謂余好異。平心覓義為幸。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

闕疑

茂卿曰。闕文二字。旁註入正文也。是必然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語君子之用心也。

此章諸註皆通。但茂卿德言誤矣。巧言亂德是故

帝堯畏孔壬。仲尼遠佞人。小不忍則亂大謀。是故

漢高赦季布。光武封朱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語舉賢才之難也。

此章諸註皆通。而王肅最簡而確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語道須其人行之意也。

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亾則其政息。夫文武之政無他焉。所以使天下

論語精義 卷之十一 十一

人民行道之術也。故其政舉也。禮樂化俗。孝弟成風。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自朝廷至州閭鄉黨。無適而非道。謂之天下有道。然道不虛行。必須其人而興焉。故曰。人能弘道也。及其政息也。亂臣傷俗。賊子為虐。百事失紀。上下相陵。民無所措手足。自朝廷至州閭鄉黨。無適而非道。謂之天下無道。何則。其人凶也。詩曰。人之斯凶。邦國殄瘁。無賢人之謂也。故曰。非道弘人也。諸家之註。恐失語由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警文過之陋也

諸家之註皆通。檀弓曰。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為我妻。過而不改。豈不陋乎。又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改過不吝。君子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語學之可貴。勸勉弟子也。

孔叢子載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可以註此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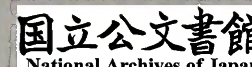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語君子之用心也。

太宰純曰。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有道也。故

君子謀道不謀食。小人則謀食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言求之不必得。不求或得也。得之與不得。有天命焉。人未如之何。然則君子何憂。道而已。不憂貧也。夫子之旨。不過如是。說者皆以本文中二句似相戾。曰。迂曲為之說。故其說不通。唯善讀本文者知之。余固已疑諸註之迂。作一說藏之。後閱純此解。頗覺冥合。唯餒一字。辨不容易。故不能無憾。然竒其冥合。姑采錄之。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語盛治之所由成也。

有人主於茲。思為治之道。而有所得焉。意匠所經營。宛見成功。所謂知及之也。仁守之者。言以仁德守其知所及之治術。假令仁德不能守之。觸事變遷。則其所得者必失之也。莊以臨之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人望而畏之。假令人主不莊嚴如此。

則雖知及之。仁守之。民或不畏敬而取敗也。動之以禮者。言舉事必用禮。此論宗廟朝廷。凡軍國大小之事。無不謹於禮。而後知之所及。仁之所守。莊之所莅。皆相得而治術盡善也。按諸家之註。率皆以本末大小為說。所以失語由也。夫知仁莊禮之於治民。迭相為本。而無有大小之差。猶道德仁藝。文行忠信之於造士之比也。記曰。五聲六律。還相為宮。五味六和。還相為質。亦此意。讀者察旃。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

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茂卿曰語用人之法也

此章諸註皆通唯古註不得語由故誤矣太宰純

引淮南子曰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

不可任以大功即此意為是朱熹曰知我知之也

受彼所受也後註家皆據之余以為不然四可字

下皆加使字則文特穩稱蓋彼所知識大小不同

故所受容亦異大小也古文貴簡省四使字作文

耳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極言仁德之美也

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而仁最為甚

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解得而盡矣子

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舍食而取信也仁之

甚於水火可以見已茂卿曰言仁政也其說之所

以窮於顏子也讀者不可不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論語語由 卷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二

孔安國曰。語行仁之急也。

蓋子弟之於師。無有一事。不可以推讓。唯仁不可。以推讓。何則。其為急務也。朱熹曰。言當勇往。而必為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語士君子之用心也。

諸家之註皆通。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語由同上。

與先事後獲。意義差同。朱熹曰。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語政教之為貴也。

政教之化民。無有種類也。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教而變夷也。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言周禮化吳也。可見政教之化民。雖夷貊異類。尚且如是。而况九夏乎。其何種類之有。朱熹以性善立。

論語語由 卷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說義雖可通。孔門無其說不取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語君子之用心也。

道者言所由行。君子由仁。小人由不仁。是以不同。

所以不與計事也。左傳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

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不對。而私於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

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此不相

為謀之事也。茂卿曰。道。術也。不相為謀。言若射

者。不為御者謀。矢人不為函人謀。似無不可。然無

作用。且古人所謂道者。其義不一端。今茂卿拘焉。

故不取。

子曰。辭達而已矣。

戒多辯多敗也。若五漢某在漢。出千累

孔安國曰。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為是茂卿

曰。辭言辭命也。非矣。何則。辭命在其中也。然至其

論古人文辭之道則不能不擊節而和之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
也

記君子交接之厚也

此章諸家之註皆通朱熹曰古者瞽必有相其道
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茂卿曰師之有相亦如會同之有相也相師之道

者禮為爾

論語語由卷之十五終

論語由卷之十五終
 師是是及陽子曰魯也及陽子曰魯也
 也子告之曰魯在斯魯在斯師是出子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則和師之
 也
 此章論家之說皆述來者之說也
 如此其聖人其此非以爲也
 林野高爾之有和而和者同之有和而和者

論語語由卷之十六

筑前 龜井魯道載撰

男 昱元鳳本校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
 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
 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
 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也。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

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

語由曰。深責冉仲。以抑季氏之虐也。

洪興祖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曰。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顛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朱註取之。可謂有所見矣。君子行曰。齊之吞魯。吐諸

夾谷。由求具臣。弗無陰德。亦此意。此章問答首尾備文。非如他章短簡語由難考者也。且章句音義諸註具備。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語天下之大勢。以傷魯君臣也。

自天子出。言若成康昭穆之世。君臣定位。名器得所。謂之天下有道也。及春秋際。皇綱解紐。喪亂日甚。禮變樂壞。征伐出於諸侯。若桓文之比。天下無道如是。則運數大約。不過十世而失也。自大夫出。言若齊之田氏。晉之三室。魯之三家。連下段皆言國也。陪臣執國命。言若陽虎執魯政。是世變之益大者。故其國運數亦從而短促。不過五世如三世而失也。此以時變之勢。語世數之大約者。不可指實辨證。不得如古註專援魯事以實之矣。庶人不

議。有道之世。其政無可議故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語三桓已受天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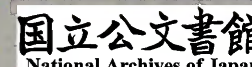
朱熹曰。此章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語人當擇其友也

直。止直也。諒。信也。多聞。有道藝也。皆相輔進德。益友也。便辟。諂媚容悅者。善柔。弱而善巧者。便佞。便說文作諛。口給苟合者。皆相習敗德。損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語士君子之用心也

此章諸家之註皆通節禮樂節品節也朱熹曰言

辨制度聲容之節為是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

而言謂之瞽

語慎言之目也

茂卿曰言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

否余以為不然矣凡忠信事君者莫弗以獎頌匡

救為心而其所以獎頌匡救者獨以言聽也言聽

則事成而寵榮從之言不聽則事不成而敗禍及

身言之所以慎三愆也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危

言君語不及之危行無他恐三愆自禍也弟子之

事師及父兄禮固其然矣但其曰事君則否吾不

能信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

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語君子之用心也。不奸之也。少之於色。壯之於鬪。老之於得。人之所必不免。惟君子戒而慎之。禮以制心。義以制事。故能為不為。血氣所使也。得言自得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語君子小人之分。使人知所從也。天處高而聽卑。能禍福人。君子戒慎乎所不觀。所

以畏天命也。大人執生殺之權。頤指如意。君子愛死。所以畏大人也。聖人之言。信而有徵。其褒榮於華袞。其貶威於鈇鉞。君子奉而式之。所以畏聖人之言也。小人反是。不知天命。而莫所忌憚。狎大人。而不知其有逆鱗。侮聖人之言。謂仁義迂。謂孝弟不足為。皆所以自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語學問之為貴也

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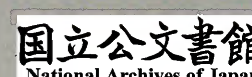
語君子自省之目也

諸家之註皆通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歎伊呂之儔難得。勉勵門人也。

見善如不及。言汲汲求之也。見不善如探湯。喻去惡之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覓其志行之地。言隱而不絕世也。行義以達其道。言所行得義而遂成其所學之道也。觀於伊尹太公之出處。可以見語意焉。求諸孔門。唯顏子其庶幾乎。說具于曾點舞雩。



章註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語德義之為貴也。

朱熹曰。駟。四馬也。首陽。山名。胡氏曰。程子以為第

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

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

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

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魯曰。此

句者。斥其斯之謂與之句。前程頤。千有餘歲。莫知

是其為錯簡。自孔安國以來。或疑而闕如。或穿鑿

為說。顏淵第十章及此章。其義滅裂不傳。程頤發

之。而胡朱成之。三章之義。明如觀火。後人受賜也

多矣。不可不思尋繹之績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

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

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記聖人之德無所不至也

朱熹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按子禽之疑夫子。散見諸篇。此說甚有所據。茂卿曰：詩書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德之則。而禮又事之而立。

命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焉。

三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為是。維楨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之。君子所以遠其子也。為是。二曰字。二也字。從皇侃本。陳亢稱名。闕疑。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闕疑

孔安國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
 孔子正言其禮也。朱註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放也。太
 宰純曰。荻先生曰。論語者。門弟子各雜記其所聞。
 非必孔子之言也。此蓋古禮經之逸簡。門弟子得
 之。因記之。論語篇末耳。純以為諸說之中。獨荻先
 生得其實。且觀本文。大似禮記文。亦其一證。魯按
 三說皆似有理。然未詳是非。備記待後說者。

論語語由卷之十六終

